

贾平凹作品

第

14

卷



# 满月儿

贾平凹 著



译林出版社

贾平凹作品

第

14

卷

# 满月儿

贾平凹 著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月儿 / 贾平凹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5

(贾平凹作品)

ISBN 978-7-5447-5369-2

I. ①满… II. ①贾…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54842号

书 名 满月儿  
作 者 贾平凹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段颖龙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81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369-2  
定 价 6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一双袜子·····	1
弹弓和南瓜的故事·····	7
队 委 员·····	16
曳 断 绳·····	20
小河的冰哟·····	23
荷 花 塘·····	29
小 会 计·····	44
小 电 工·····	58
兵娃（原名《豆腐坊的故事》）·····	68
参观之前·····	79
深山出凤凰·····	90
车过黄泥坡·····	101
选不掉（原名《铁妈》）·····	105
水·····	109
帮 活·····	115
新来的伯伯·····	120
乍 角 牛·····	127
闹 钟·····	132

清油河上的婚事·····	137
春暖老人·····	151
铁手举火把·····	156
菜园老人·····	166
姚生枝·····	173
果林里·····	181
猪场夜话·····	186
第一堂课·····	191
第五十三个·····	196
老师不在·····	201
“张家大斧”·····	205
威信·····	210
泉·····	215
隔壁那家·····	221
“交待书”上的画·····	226
“罪犯”（一九七六年的一次审案）·····	229
春女·····	234
黎明·····	237
满月儿·····	246
“茶壶”嫂·····	256
石头沟·····	263
夏芳儿·····	268
夏诚与巧姐·····	275
南庄回忆·····	284
派饭·····	293

她·····	298
日 历·····	303
琴 声·····	307
端 阳·····	313
保京上任·····	317
眼 睛·····	330
深深的秦岭里·····	334
文 物·····	345
岩 花·····	350
书·····	361
喝 酒·····	366
最后一幕·····	372
回 音·····	384
青枝绿叶·····	392
月·····	403
花 儿·····	409
牧 羊 人·····	417

## 一双袜子<sup>①</sup>

一九六〇年八月的一天，在雷锋所在部队驻地的路上，走来了一队红领巾。哟，你看那领头的不正是周铁蛋吗？胖乎乎的脸蛋圆豆豆的眼睛，红艳艳的领巾，那个活泼劲儿啊真叫人喜爱！噢，他们又来请雷锋同志讲故事了！同志们，自从雷锋当了他们课外辅导员后，凡是星期日和课外时间，不是雷锋到他们那儿去，就是他们上雷锋这儿来，这已经有一年多时间啦！

铁蛋可真神气，你看他昂着头，挺着胸，雄赳赳、气昂昂地领着少先队员直奔雷锋宿舍而来。他们刚到宿舍门口，一眼就看到雷锋一人盘脚坐在床铺上，非常专心地缝着袜子，还不时地把针在头发上篦一篦，瞧那个动作呀，真像一位老奶奶。铁蛋他们奇怪了：咦！解放军叔叔还会补袜子？只听铁蛋大声喊道：“雷锋叔叔——噢，不，不，雷奶奶！”雷锋同志一看，原来是这一伙调皮鬼来了，就笑哈哈地赶忙打招呼：“嗨！快来吧，我寻思你们一定会来的！”铁蛋说：“叔叔，听你讲革命故事，已经规定为我们少先队的一项活动啦。”他低头一看，雷锋补的袜子足足有半斤重，上面的补丁一个压一个，五颜六色的；针脚密密麻麻，就扑哧一声笑了，说：“叔叔，你真巧！妈妈教的？”雷锋没有立即回答，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然后摇了摇头笑着说：“老班长教的。”有个小同学却高声叫道：“哎呀！这袜子还补呀？”接着他纳闷地问：“部队不发新的？”雷锋打开床边一个小白包袱，摊在小学生的面前。瞧，里面有黄的军衣、灰的绒衣绒裤、

---

① 本篇系与冯有源合作。

白的衬衣、绿的袜子，一件一件叠得平平整整。四五个小学生的圆眼睛马上睁得更大了，骨碌碌、骨碌碌地在雷锋叔叔的脸上打转儿。雷锋说：“艰苦奋斗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啊——”正说着，门外通信员小王喊：“雷锋班长——团政委叫你到政治处去一下！”雷锋说：“好！”就对铁蛋他们说：“你们先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回来给你们讲故事。”笑着整了整衣领，一溜烟地跑了。

雷锋走后，铁蛋他们就像一群小麻雀一样，唧唧喳喳地议开了：“部队发的有新袜子，雷锋叔叔还稀罕这双破袜子！是我，早扔到垃圾桶去了！”

铁蛋把床褥一掀，枕巾下又折着一沓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衣服，翻开一看，这是一件补了又补的衬衣、一件印有“治沙模范”字样的绒衣（也打了补丁）、一条补了几十块补丁的裤子、两双打了补丁的鞋子。再看看桌子上的搪瓷脸盆、牙刷缸子，上边的瓷几乎都掉光了……怪，这才怪了。雷锋叔叔不光补袜子，什么他都这样“小气”。铁蛋他们看着面前两沓不同的衣服，真不知道这里边的怪处。

正在这个时候，门外又有人粗声粗气地喊道：“班长，班长！”接着一阵风卷进一个人来，此人浓眉大眼，腰粗膀宽，真是一座黑铁塔。铁蛋他们一看就喜欢地叫道：“王大力叔叔，王大力叔叔！”王大力一看，咧开大嘴哈哈大笑：“小鬼，你们又来找我雷锋叔叔讲故事吗？我也正找他呢！”铁蛋说：“雷锋叔叔到团政治处去了，一会儿就回来。”“真的？”“真的。叔叔你找他有事吗？”王大力是个笑话大王，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神秘地说：“我找他有‘信的故事’。”“信的故事？”铁蛋他们说，“那你给我们讲讲吧。”王大力一摸后脑勺说：“哎呀，我可没班长讲得好。但我这个‘信的故事’可真动人！”说着就一屁股坐下来，高喉咙大嗓子地讲了起来：

“你们都知道，我王大力爱说爱笑，爱唱爱闹，尤其是革命歌曲呀，那是不离口的。可前十天，我的‘电台’忽然停止了广播，我的‘收音机’也关了闸，额头上就皱了这么个疙瘩。因为我接到家里一封来信，说是父亲得了重病。铁蛋，你是知道的，咱一参军，就懂得了个人问题要服从革命需要的道理。当时部队正忙着训练，我就没有向领导请假，但心里总不



是味儿。嗨！我们的雷锋班长啊，最了解我们大伙的脾性，下午他问我：‘有啥事？’我摇了摇头说：‘没啥事。’他也摇了摇头说：‘不信。’一连问了我几次，我才把情况告诉了他。他安慰了我一阵，要我安心工作，不要背包袱。嗨！真没想到，刚才我接到家里来信，信上写着：‘寄来的二十元钱收到了，吃药后，父病见好，你安心工作。’你们看，这不真把我给愣住了吗？怪事，我就想呀，想呀……忽地想起来了，是班长，对！没错！一定是他寄的！……”

铁蛋他们被这动人的故事吸引住了，一个个用小手把胖乎乎的脸蛋支托着，圆豆豆的眼睛一眨也不眨。

天下真有这等奇事。就在王大力给铁蛋他们讲“信的故事”的时候，在团政治处里也发生了一个“信的故事”。原来雷锋刚一跑到政治处门口，团政委就拿着一封信迎出来说：“雷锋同志，这封信是你寄去的吗？”雷锋一看，信上端端正正地写着“中共辽阳市委收”，就说：“首长，是我寄的。”团政委激动地说：“雷锋同志，你给灾区写了慰问信，支援了一百元钱，回来咋一声也不吭呢？”雷锋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呀，首长。”

团政委看着面前的雷锋，一把握住他的手说：“雷锋呀，你做得对，你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战士！”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一九六〇年夏季，辽阳地区遭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党中央和毛主席派飞机给灾区人民送粮送衣。雷锋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心里想：“党和毛主席这样关心灾区人民，我这个人民战士能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呢？”他连忙拿出了自己存下的一百元钱，又写了一封慰问信，顶着大雨，跑到邮局，寄给了辽阳市委。中共辽阳市委就给部队写了表扬信，热烈赞扬了雷锋同志给灾区寄去一百元钱的深情厚谊。信中说，党和毛主席已经派飞机把支援物资运到了灾区。随信把钱原封寄了回来……

突然，外边一阵锣鼓声，“咚咚咚，锵锵锵，咚咚锵锵咚咚锵锵”。发生了什么事了？团政委和雷锋赶忙跑了出来，只见十来个人拿着一卷红纸，敲着大鼓铜锣向团政治处走来。雷锋搭眼一看，前边领队的人有着结结实实的身体，古铜色的面庞。哟，这不是郊区和平人民公社党委周书记吗？

雷锋一个箭步跑了上去，喊道：“周书记——”“雷锋！”周书记一把拉住雷锋的手，大声地叫道：“同志们，这就是雷锋，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雷锋！”一语未落，那十几个人呼地围上来，又问好，又握手，敲锣鼓的小伙子手擂得像雨点，“咚锵，咚锵，咚咚锵”！这个热闹劲儿，却把团政委闹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雷锋转身对政委说：“首长，这是和平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周书记一听是部队首长，忙说：“首长同志，我们是来感谢和表扬雷锋同志的！”雷锋在一旁却显得局促不安，他一边向周书记摆手、跺脚，一边说：“周书记，你……”周书记哈哈大笑：“雷锋同志，我们不能给你保密啦！”说着一面指示拿红纸的青年向政治处门前墙报上贴，一面就对团政委说：“在我们热烈庆祝抚顺市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成立的日子里，雷锋同志支援了我们一百元钱。我们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可雷锋同志说什么也要我们留下，他说：‘我在苦里生，甜里长，党和人民给了我一切，我要把一切都献给党，献给人民。这钱是人民给我的，现在就让它为人民的事业发挥一点作用吧！’雷锋同志这种热爱人民公社的一片红心，使我们全体干部、社员受到了极大鼓舞……”

“雷锋同志！”团政委听了周书记的话，激动地从口袋里掏出了辽阳市委的来信，举在空中说：“雷锋同志还支援了辽阳灾区人民一百元呢！”

“啊！”周围的人们更加激动起来，他们都转过头来，眼睛紧紧盯住雷锋。锣鼓声、欢叫声早惊动了周围的人，人愈来愈多，不一会儿政治处门口就集了黑压压的一群人。

“班长！班长！”这时只见一个大高个儿解放军同志拨开人群，一把抓住雷锋的手说：“你让我好找！你让我好找！”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大高个儿闹得莫名其妙，一下静得连互相出气的声音都可以听到，只见那大高个儿张开四方大嘴说：“班长，这是你给我家写的信、邮的钱吧？”“什么？雷锋又给别人邮钱啦？”静了的人群又沸腾起来。

“王大力同志。”团政委叫了那大高个儿一声，原来王大力和铁蛋他们正在宿舍讲故事，听见锣鼓声，跑了出来。王大力是有名的“小钢炮”，他一见雷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放了起来。这时他只听团政委大声地对大家说：“同志们，雷锋同志是我们全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今天这一

件又一件的事，无不闪耀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大家就地坐下，让雷锋同志给咱们讲一讲吧。”

“雷锋叔叔，给我们讲吧！”和王大力一同来的铁蛋一伙少先队员钻进人群中，拉着雷锋的手。

“对！班长。”王大力一听雷锋不光给他家寄了二十元钱，还给公社和灾区人民寄了二百元，早就激动得话也说不连贯了，“你……你就讲吧！”

大家都这么说：“雷锋同志，你就给我们讲讲吧！”

雷锋这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大姑娘，红着脸，低着头，眼睛一直看着脚尖，嘴里咕嘟道：“叫我讲啥呀？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

这时，只见周铁蛋急得直跺脚，眼睛滴溜溜地打着转儿，扭身就跑，接着铁蛋的几个小伙伴也跟着跑了。他们干什么去了呢？正当人们奇怪的时候，铁蛋一伙小同学像小鸟一样又飞回来了。他们满脸通红，头上滚着汗珠，小胸脯一起一伏。铁蛋手里扬着一双破袜子，大声喊道：“叔叔们，你们看！”一百多双眼睛一齐投向铁蛋手中的袜子。只听铁蛋又叫道：“雷锋叔叔把钱支援了公社，支援了灾区和有困难的叔叔，但他穿的就是这样的袜子。”他说着就数道：“一、二、三……七、八……哎呀，整整十块补丁哪！”“什么？”周书记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站起来。他接过袜子一看，果然连袜子的模样都难认了。他双手端着袜子，一字一句地说：“这就是雷锋的袜子？这就是我们雷锋的袜子？！”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眼眶里充满了激动的泪花……

团政委站起来说：“雷锋同志用自己的行动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同志们，这不是一双普通的袜子，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啊！雷锋同志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王大力霍地站起来说：“我们班长经常给我们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丢掉啊！”

看着手中的袜子，周书记心口里蹦出一句话：“雷锋同志，你就把这双袜子送给我们吧！”

一双补了又补的袜子，在一百多双手中传过来，接下去；接过来，传

下去……这正是：

一双袜子接过来，  
革命传统记心怀。  
艰苦奋斗干革命，  
雷锋精神放光彩。

# 弹弓和南瓜的故事

## 试试眼力

算起来，小旺今年读完二年级课本，就整整八岁了。妈妈在队里当猪倌，他放学回来，常帮妈妈垫猪圈呀，搅猪食呀，手脚勤快得就像风车轮子抹了油！妈妈常常表扬小旺，可是小军却有些不服气，他比哥哥小三岁，总觉得自己顶勇敢啦！譬如，有一次，一头种猪跑出了圈，他去赶，种猪撅起长嘴巴，哧哧地向他示威，他却还是扑上去，死死捉住猪尾巴，猪一撞，把他摔倒了，额上也渗出了血，他连哭也没哭。他学解放军，哭是软蛋，解放军才不哭哩！他拍了拍挂在胸前足以表示他是军人的武器——一副弹弓，显出满不在乎的神气。提起弹弓，小军就不得不佩服哥哥了：哥哥的枪法真棒！还有一肚子的军事知识哩！

这天是星期日，猪场只留下小旺妈一人。小旺和小军先到猪场帮妈妈推了十几车垫圈土。吃过早饭，妈妈到队部去了。小旺和小军就又开始“军事训练”啦。小旺、小军各自拉开弹弓，寻找目标。恰巧，一只麻雀立在墙头，摇头晃脑，喳喳乱叫。小旺一弹射去，叭，声响鸟落，乐得小旺快活地大叫。轮到小军了，可是却没个鸟可以用来施展手段。“它们怕啦，全躲开了！”小军刚这么想着，突然叫道：

“哥，咱打那个南瓜！”

在哪？小旺随着小军手看去，噢，原来是东院墙头吊的那个碗口大的南瓜。

提起这南瓜，小旺就一肚子火。墙那边住的是地主王迫人；他在墙那

边种上瓜，瓜蔓爬过墙头，在墙这边结了三个南瓜。

“哥，狗地主把瓜结到咱院里，这不是侵犯咱的领空？咱打吧？”小军说。

“打！”小旺一挥手，像指挥员下了总攻命令一样。

叭！小军一弹射去，石子钻进瓜里，瓜上出现一个小三角洞。

“好啊！”小旺把小军一下子抱起来，祝贺他武艺高强。两人正开庆功会，妈妈从门外走了进来。

## 抢下任务

妈妈一进院，就问道：

“你们又在干什么来呀？”

“妈妈，我们在实弹射击，我和哥哥都是优秀！”小军激动地汇报战绩。

妈妈摸摸小军的头，问：“胡打啥哩！”

“妈，我们是打‘来犯之敌’！”小旺赶紧说。

“‘来犯之敌’？”妈妈真想笑。小旺指着南瓜又说：“这南瓜是地主的，它长在这儿，侵犯咱的领空！”

妈妈一听，直笑得眼泪都抖了出来。哎，妈妈这是怎么啦？

“孩子，对于王迫人这号人，我们要时刻警惕他搞破坏。可这南瓜不要打了，它又不是阶级敌人呀！”

咳，真糟糕！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小旺懂事地点了点头；他看看小军，小军却吐了吐舌头。干吗呀，有了错误还这么不严肃？小旺用手指一戳脸蛋，嘴一闭，轻轻说出个：“羞！”

这时，妈妈戴上草帽，说：“今儿个你俩就在家玩吧，我晌午要去公社开会，这会儿还要去寻个人临时照看猪场哩。”说着就要出门。

小旺那对黑溜溜的眼珠儿骨碌一转，跑到妈妈面前说：

“妈，这任务交给我们！”

“你们？”妈妈心上一动，问道，“你们能成？”

“成！”小军醒悟过来，赶忙说。

“猪尿下咋办？”

“垫土。”

“猪叫唤咋办？”

“添食。”

“坏人来破坏咋办？”

“和他斗争到底！”

小旺妈想：也好，让孩子们闯荡闯荡吧！再说，吃午饭的时候我就回来了，这任务就交给这兄弟俩。

“小旺、小军，”妈妈郑重地说，“猪场是咱队的集体家业，亩产超千斤，就靠它坐底哩！社员们都拿眼往这里瞅；可阶级敌人也往这里瞅哩，他们是恨得心里都能长出牙来呀！孩子，看猪场这担子不轻哩！”

“保证完成任务！”小旺、小军看妈妈答应了，双双啪地来个敬礼，一转身，咚咚咚地跑出门，箭一般的朝猪场飞去了。

猪场，就在村南头。齐刷刷三排房子，一律白墙蓝瓦，甚是好看。兄弟俩走进去看，嗬，那头肉猪，壮得像头小牛，粗短嘴巴，大片耳朵，肚皮挨地，正撅起屁股，在泥土里用嘴巴犁地，好厉害的家伙，嘴一拱就犁起了半尺深的沟！再看那头母猪吧，摊开四蹄，懒洋洋地躺在阳光底下，那些肉疙瘩猪崽儿，咕咕涌涌地争着吮乳头，哼哼哼地争个不休，可那老母猪不烦不躁尽着猪崽儿们胡闹，竟然慢慢闭上眼睛，呼呼入睡了。啊，真有趣，小旺和小军可来兴头了，到这个圈垫垫土，到那个圈拌拌食，然后又拿起篦梳给猪娃们梳毛。

小军梳着梳着，就给哥哥说了个谜语：“有个懒家伙，只吃不干活，戴顶帽子帽边大，穿件褂子纽扣多。”

小旺当然知道谜底是什么了。他摆出大人的样子，问起小军：

“你说养猪为了什么？”

“吃肉。”小军说，为了表现他的正确性，又特别强调道，“给工人伯伯，解放军叔叔，城里阿姨……”

“不光为了吃肉。”小旺纠正说，“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贡献多。咱队要超千斤，猪的作用可大啦！”

知道的这么多！小军羡慕地看哥哥：“那我就当个养猪员，喂那么多那么多，啰啰啰——”突然，东边猪圈一阵响动，就听见猪在大声叫喊：

“哼噢——哼噢——”

小旺小军过去一看，三四个猪在槽里争吃一堆南瓜瓢。一头大花猪横冲直撞，硬是不准小猪们吃。小猪又饥又气，只好不断地呼抗议口号。

“坏蛋！”小军用搅食棍敲了一下大花猪的脑门，把它赶过。三头小猪嗷嗷地扑过来，腾腾一阵猛吃，很快吃完了瓜瓢，槽里像扫过一样。然后它们抬起头来，一边看着小旺、小军，一边咂着嘴巴，好像说：“真香！还有吗？”

小旺难为情地回避了小猪们的乞求眼光，对小军说：“猪最喜欢吃南瓜瓢，咱到村里各家去要瓢好不好？”

小军拍着小手称道：“好，好！你跑东边，我跑西边。”

说干就干，兵分两路，各自行动。一会儿，东巷口就响起了小旺脆生生的喊声：

“谁家有南瓜瓢哎，交给猪场哟——”

## 地主献瓜

咣当！东巷头一所破烂楼门前，一个黑瘦女人恶狠狠地把门关上。

“交给队里？哼，我还靠这沷粪哩！”

“啥事呀，他妈！”听见关门声，王迫人从旮旯里出来，老花镜下眨巴着一对鸡尻子眼问。他这几天正害红眼，没有出工。

“小旺来收瓜瓢，说是要喂队里的猪。”

“啊，叫小旺照看着猪场？”王迫人闪着红眼，一道阴影掠过他的眉宇。这王迫人呀，真坏！是个六十岁的瘦干鬼，一肚子的瞎蛆，见缝就想屙。今早他看见小旺妈又到公社开会去了，还以为是哪个大人照看猪场哩。这阵一听说是小旺看猪场，就冷笑了一声：嘿嘿……这倒是个天大良机！他对老婆说：

“去，摘咱的南瓜去！”



“干啥？”

“喂队里猪。”

“啊！”地主婆愣成粗红薯，“你是咋啦？小旺妈要喂猪，你暗地里煽火要拆她的台，结果人家毫毛没损，你倒头低下了三天。这会儿，咋把自家的瓜给人家猪吃？”

“头发长，见识短。”王迫人说，“你知道个啥？我要……”他凑近老婆耳边叽叽咕咕了一阵，地主婆那吊死鬼脸一下子笑成个瞎南瓜。

“鬼！你真是……就这么干！”

地主婆搭了梯子爬上墙头，摘来了刚才挨了小军枪弹的那个南瓜。王迫人操起刀，咔嚓一声，切成两半，随手把柜里的一包东西倒在里面，然后拿着两半瓜跑出门，对着刚刚跑过来的小旺说：

“旺子，我为集体贡献个力量，唉，老老实实服从改造，争取卸这个帽子哩！”

小旺翻眼看他，只见一双鸡尻子烂眼窝上，戴一副老花镜，只显得一个尖下巴，活像一个未长熟的皱皮葫芦倒栽在肩膀上。哼，这号人肚里还有好水？小旺瞪着他，呸地唾了一口。

“滚远！你的瓜猪还嫌臭哩！”

王迫人落个烧脸红，看着小旺走远了，才恶声败气地说：“嗨，这世道，毛猴子也在我鼻尖上拉屎哩！”

进得门来，咚，把瓜一撂，只气得脸色发紫。爬上墙头，看着流着水的瓜把，后悔刚才对小旺估计太低了。就在他叹气的时候，一抬头却看见小军从西巷头提了一篮瓜瓢过来，篮里还有一个切开两半的小南瓜。只见小军把篮子放在路口，自己跑回家去了。他红眼一挤，就跳下墙，拿了自家的南瓜跑出门，放在小军的篮里，又把篮里的那个两半瓜拿了回来。刚一进门，就扒在门缝向外看，只见小军从家里拿了一大堆瓜瓢，放进篮里，唱唱喏喏地走了。

……王迫人发疯似的直喊老婆倒茶；然后抱个水烟袋大口大口地吐烟，烟圈一个连一个在空中飘，王迫人觉得好像坐在那烟圈上，已经飘然若仙了。